



趙清獻公文集目錄下卷六之十

第六卷

奏議三十六篇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

奏狀論置水逆舖不便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

奏狀論北使到闕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塋事

奏狀乞不許虜使傳今上聖容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

奏狀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籙惑衆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奏狀乞差馬遵元發運使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民間科買

奏劄乞差填殿帥

奏劄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奏狀論除吳克知高郵軍不當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戶買撲酒坊課利許

令只納見錢

奏狀論宰臣從人樵殺婦人乞下開封府

奏狀乞罷孫惟忠克高陽關兵馬鈐轄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門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奏狀論三路選差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奏狀乞勘鞠潭州官貧分買客人珠子

奏狀乞罷周像名試館職

奏狀乞差替齊廓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杖殺

女使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

奏狀乞一就推突陳執中家女使海棠非理

致命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奏狀論范鎮營棟陳執中

第七卷

奏議 三十五篇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奏疏論兩府庇蓋王拱辰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奏狀乞賑棟流移之民

奏狀乞不罪王起

奏狀論久旱乞行雩祀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奏狀乞浙郡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浙郡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奏狀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奏狀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奏狀乞罷內臣閭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

奏狀乞寢罷酌獎監脩開先殿官員

奏狀乞寢罷內臣修築汴堤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牽復

奏狀乞寢罷李克忠克國信副使

奏劄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

奏狀乞釋傅卞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第八卷

奏議 三十五篇

奏狀乞移勘丘岳李先受贓等事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

奏狀乞寢罷奉宸庫估賣物色

奏狀乞勘鞫王咸融納馬慶長馬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奏劄乞許文彥博程戡避親

奏狀乞寢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奏狀乞併甲磨勘選人

奏狀乞領下減省奏薦恩澤

奏狀乞賜發荆南舉留王逵諸色人歸本貫

奏狀乞寢罷李淑充翰林學士指揮

奏狀再論李淑

奏狀再乞追罷李淑

奏狀再乞寢罷李淑恩命

奏狀乞候今冬六塔河堤並無踈虞方許酬賞

奏狀乞貶黜李仲昌張懷恩等

奏狀乞牽復李士勳舊官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貶黜

奏狀乞官員身故孤遺骨肉依在日資序撥

舡乘載

奏劄乞依自来体例令臺諫官上殿

奏疏言皇嗣未立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闕陸經罪名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舊上殿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置叢科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

奏狀論甸猷府界積水搔擾

奏狀乞追攝晏思晦勘斷

奏狀乞留胡瑗

奏狀乞罷內臣權巡檢

奏狀乞每日坐前後殿

奏狀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

奏狀乞黜罷燕度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第九卷

奏議 三十五篇

奏狀乞避知雜御史范鎮

奏狀乞榜示行禮百官不得移易幘次

奏狀再乞避范鎮

奏狀乞勘驗王道在街坊稱寃

奏狀乞許諸路慶賀章表入迺附奏

奏狀論恭謝禮畢恩赦轉官剝度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益州十日

奏狀乞正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奏狀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

奏狀論陝西官自置軍有妨教閱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

奏狀乞勘劾蕭注

奏狀論宋庠乞罷免樞密使

奏劄再論宋庠

奏劄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奏狀乞移勘韓鐸

奏狀乞廢罷鹽運司

奏狀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恩命

奏劄論經筵及御製宸翰

奏狀乞追奪鄭戡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廂禁軍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衙稅官

奏狀乞罷陳旭樞密副使

奏狀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寢罷除命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奏劄乞黜陳旭以華交結權倖之風

奏劄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劾

奏劄再論陳旭

奏劄乞從竄逐以謝陳旭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貶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

第十卷

奏議 三十二篇

奏狀乞在私家聽候貶竄

奏狀乞辨陳旭姦邪

奏狀乞減舉人年限俾就廷試

奏劄乞早除陳旭外任

奏疏乞速行退罷陳旭以解天下之惑

奏劄乞以論陳旭章奏付外施行

奏劄論陳旭乞閑慢州軍差遣

奏狀論程戡縱夏國酋長入境乞罷職任
奏狀乞罷天下均稅

奏狀以論陳旭再乞知州軍差遣

奏劄乞留左正言王陶在院供職

奏劄乞罷制置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官

表狀

知睦州到任謝上表

謝恤刑詔書表

梓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益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知虔州到任謝上表

守殿中侍御史舉屯田員外郎方任自代狀

舉睦州壽昌縣令鄭諤狀

舉睦州分水縣令江震狀

舉睦州巡茶鹽董詔狀

舉監睦州清酒務白昭明狀

舉睦州兵馬都監魏寅狀

舉睦州團練推官姚甫狀

舉睦州司理參軍連希元狀

舉睦州建德縣令周演狀

舉睦州司法參軍朱伯玉狀

奏狀乞將合轉官資回贈兄

行右司諫舉尚書度支員外郎蘇宋自代狀
舉丘與權克直講狀

舉禮賓副使李恭閣門祗候魏筌克將領狀
舉六宅副使王訖克將領內殿崇班劉輔克
行陣戰鬪狀

雜文

章貢臺記

龍游縣新修舍利寺塔院記

新建舍利塔銘

徐夫人墓表銘

光孝禪寺真身定光如來贊

明果寺證真塔頌

壽筵頌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附錄目錄

國史本傳

趙孝子傳

孝弟里記

越州救記

記聞

壽筵頌序

神道碑

聞見後錄

高齋詩

附宋趙清獻公像贊

趙清獻公文集目錄下卷終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六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
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
詭姦之徒日益推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
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
右前後百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癰瘡
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末如之何也
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間者亂之基誠
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

清廟文集
卷之六
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
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
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
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
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
眎而聰聽之精擇而慎揀之真偽明白人焉瘦哉大
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
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
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
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何枕簪餐流竄四

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且與則倚
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
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
羸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
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
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克僻遂成正觀之治
天皇聽許崇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
其後元振朝恩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
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茲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
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
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

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譴見聖乘焦勞惶潦為災民
力彫弊帑度空窘戎狄窺覲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
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上而能致
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
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
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為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
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
舉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
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
陛下採擇獲憐之德萬分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
切待罪之至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

九月

臣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戶部侍郎提舉
集禧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三司指論皇城
司親事官取受內香藥庫公人錢物公事三司句追
被論人不得緣此事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
不喧駭伏緣三司領天下大計寔朝廷委任重臣之
地豈宜輕議去就以謂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轉官
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即罷去置之散地洵洵人
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爭論公事遂爾黜廢
恐非朝廷進退近臣之體伏望陛下特賜宸斷辨察

有無罪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令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國體下息人言臣備位憲司不敢緘默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沿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舡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沿汴至京轉輸軍糧斛斗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碩未嘗闕絕蓋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差輕議創新改法沿汴起蓋等項招集兵士數

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災傷大成騷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猝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返牽挽舟舡既無休息疲苦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敷本司元額斛斗間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絕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

下發運司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

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三縣有百姓衙前元係慶曆二年敕根究到買撲村酒坊場

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准慶曆五年十一月敕
節文今日已前先降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
賣酒坊錢條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
數更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內知州陳式不曉敕意却
行點檢勘決干繫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元欠人送
納交坊錢數入官前後催理錢五千餘貫外尚有一
萬九千餘貫無可送納臣為見已該慶曆五年十一
月條貫更不施行酌然明白不當更湏追催本州未
敢一面除放又牒隣近滁濠宿等州勘會得似此人
戶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敕除放去訖獨有泗州只
因陳式不顧條貫唯務聚斂刻削細民及行監催為

已勞績本州曾於去年六月內具此因依申奏蒙送
三司有司之吝未即放免至今本州却且追勾聖納
竊緣淮南比年灾傷不易百姓等為此無名欠負破
蕩財產填納不足至有死亡逃竄者州縣枷錮欠人
骨肉追及親隣窘貧無聊嗟怨滋甚臣謂朝廷渙汗
之號已行歆乞特降指揮下泗州所有人戶見欠上
項酒坊錢一依慶曆五年內敕條並與放免所貴疲
民漸蘇感召和氣下三

奏狀論北使到闕

臣竊聞密院劄子下張揆湏管契丹人使今月二十
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溫成皇后葬事如典禮制

度該得禁樂雖人使來固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速務更張若北使塗中因故遷延須令張揆催督勉期到闕或萬一不即依稟別形語言於國大體虧損不細欲乞速降指揮再付張揆從容接伴一如常儀亦朝廷所以示閒暇持重難測之一端也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

抗明

臣竊聞日近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諸處潛然張貼謗譏大臣聞達聖聽此當有毒邪除彼忌刻無賴之輩惑亂用間搖動朝廷亟欲中傷陛下近輔者之為也脫使愉狡之計萬一得行則臣恐陛下常所信用宰執公卿而今而後人人徇默憂畏不測

所措手足矣以臣料其傳馮雕印謗書百餘本遍布輦下似非一二人能獨為之雖已下開封府出榜厚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獲臣欲乞更賜指揮於南河北市要鬧處樁塚一色見錢并預出空頭宣敕示人果決必信所貴速得敗露才候有人告首得實便仰即時給付充賞仍令有司子細鞠訊根窮惡黨臨時取旨法外重行處斷如此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惑之心沮小人陰賊之計中外幸甚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

下臣伏觀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叅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柰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懼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謹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况自啓祭定制度繩墨一切辨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奏狀乞不許虜使傳今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泛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國又云候向去正旦使來亦齎虜主所傳神像獻朝廷雖未命允臣下豈能違寧晝省夕思大為不可伏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動信擔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筭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况非虜書語及只是黷使口陳伏望陛下密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拒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幾戒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聖神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 十明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人往復禮有常數近

者虜庭遣蕭德華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即別無
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戎狄情偽難測或觀望雲
隙或窺覘盛衰桀黠貪憚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
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
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源故渾城有狼狽之
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
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息兵
師聿重賂以困邦賦為意不淺莫可忽諸傳曰唇安
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晏安之
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為苟且之計伏望陛下鑒古
鑒古密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以邊急務宜
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
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退備軍實則
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寇警我何懼哉
頃歲西帥未與之日士大夫有橫議及此者人皆竊
笑鄙易之指為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為之防
一旦延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弊臣今
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無所
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早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
之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
也

奏狀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錄惑衆

十月四日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秋中曾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錄神兵為名夜聚曉散兼近日此法浸盛傳布中外沸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眾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勤民生事

下開封府押歸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朝廷允所干涉禮典事並送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示不欲專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員日近有司承授行遣多只用空頭印

紙寫成文字本院官或有議論未同或則未遍呈覆即不更候簽圓只胥吏輩面書填名銜申發既虧國體豈恤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為代署事發逃避係開封府根究施行次臣欲望聖旨特賜指揮禮院今後但承准朝廷定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官員公共商確親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發免紊彙章所是見今元介等公事亦乞嚴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勾追勘斷結絕

下中書斷禮生等各贖銅放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元江淮等路發運事緣元自授本司判官至副使已及二年東南大計每歲六百

餘萬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
允其所請即須又得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
臣愚見能繼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
司判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害
事事辨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遵與王鼎
協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為得人况京畿輔近兵屯
甚衆嚴庾仰給率資東南萬一朝廷失於擇人則發
運司紀綱一隳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須更三
二年整頓方得及舊伏望聖旨指揮如今許元罷免
即就差馬遵充置發運使免貽後悔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民間科買

十月

臣竊聞益州路奏報恐為蠻寇侵軼雖已有禦備然
臣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力使人心安和即無他慮也
今具本路有科配民間不便等事畫一如後

一每年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一匹只
支與大錢三百至四百文其布實直每一匹計
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是貼錢買納自慶曆以
來每歲又更增添買納萬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每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邛蜀等州織買九
壁大綾每匹支與絲并手工只共筭計大錢二
貫文上下彼人戶每匹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
買納官累年亦是增添匹數科織民間大為搔

擾

一每年轉運司於轄下州軍用人戶合納苗米每七八斗折納官絹一匹近歲米賤每一斗只直大錢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絹每匹直大錢三貫以上州縣促限督責人戶賤糶米貴買絹輸納艱阻弊苦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轉見貧窘

右謹具如前臣昨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間科納之際憂愁亡聊兼體問得寶元以前本無如此浩大數目伏望陛下仁聖特賜矜恤下本路鈐轄轉運司共同體量於折變科配買織疋帛萬數內減放一半

以上庶幾寬遠方之民

奏劄乞差填殿帥

十一月

臣伏見自来殿前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許懷德馬軍惟范恪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使虞候見差出四員夫禁衛士旅衆多今藉忠幹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強以壯朝廷之威今來在京見闕四員伏望特賜指揮抽選供職或別選差填補所貴專各管勾軍政免致急闕悞事

奏劄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臣伏觀已降勅差湯夏權開封府判官竊緣湯夏素無士譽兼近患耳重浩穰之局頃藉察獄聽訟以區

別枉直况上件差遣乃是職司鉉基如將來遂除夏
職司則外部州縣坐見受弊伏乞朝廷特賜指揮罷
免仍別差清強官權開封府判官下理省府資序

奏狀論除吳充知高郵軍不當

十一月

臣伏觀已降勅差鞠真卿知淮陽軍吳充知高郵軍
然以真卿曾有奏請唯充外補名則不正竊聞朝廷
以充近移牒禮院手分代署事情涉虛偽目為檢邪
遂爾左降伏緣自禮院有此用印紙代署公事以來
臣即嘗論列雖禮生等量行贖罰蓋是未經勘劾所
以真偽不分臣愚欲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宗公
案差清強官置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狂即行黜降
未晚若禮生等公然作過并乞依法條科決使罪
明白衆所共知則至公之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

十一月

臣竊聞近降勅差虞部員外郎薛向在京剗刷庫務
閑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監官一例酬獎
緣向嘗以鄆州水災微効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
差遣候二年即與陞陟實為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
更理賣場酬獎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大為僥倖况見
今朝行中多有才幹不曾陞陟之人未蒙差使似
失均中臣欲乞指揮所示薛向且依前降恩命外補
其根括閑雜物差遣特賜下三司別令舉差常朝臣

中有才幹未經陞陟之人對替所貴賞典無偏或只
乞改差逐部判官公共管勾自可辦事

下三司別差
官替下薛向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

臣伏覩已降勅命除石全彬授宮苑使利州觀察使
仍與觀察留後請受寵數便蕃固已加等今又聞
彬未即祗受別更攀援體例妄行陳乞職任竊緣
彬自管勾温成皇后葬禮以來朝廷重疊賜與不
今其事畢復乃優轉官序豈宜畧不知足尚肆
中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
石全彬且依前勅處分所是今來別有陳乞入內
都知等事一切並賜寢罷

罷副
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戶買撲酒坊課利許令

只納見錢 十一月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戶認最高課額
買撲趁辦送納官錢於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減省
官中米麩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
入淨利錢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瀚只自皇
祐二年後本路轉運司擘畫令酒坊人戶將課利見
錢變轉作米麥每一斗於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文
科折赴逐州倉送納其所定斛斗價利既已大段虧
損人戶及乎輸納之際不惟倍備脚乘例用加耗量
入以此糜費幾及一倍遂使近年真揚濠泗等州酒

戶破竭家產陪納官錢負欠積壓湏至閉罷不免官
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
時之利而忘久長之計耳是則前日所得者寡而今
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淮南路
應人戶所買撲官酒坊見今未嘗閉罷者許令依舊
將課利只納一色見錢入官所貴公私久遠利濟有轉運司免折

奏狀論宰臣從人捶殺婦人乞下開封府勘鞠

九日
二月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導從人以
他物擊損頭骨自宋門街傳送外係所由

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
今僅及半年其本縣並不畫時追勘申解却只監勒
地分蒼壯出外迤邐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
歲月伏緣性命事重豈容京輦之下白日無故捶殺
平人在濫如此官方不為理雪深可痛憤伏望陛下
特賜指揮下本府勾追干連人送所司勘鞠庶幾究
命有歸以召和氣下開封府根究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鈐轄 月十二

日二

臣伏聞差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轉使名
竊緣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勒停一次編管

一次衝替近自杭州都監又經體量降黜今來既得
黃河都大提舉差遣未久何乃驟膺陞陟任用又即
優改官資如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
通巧佞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紛皆以謂惟忠要
結權貴密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為不可臣愚欲望陛
下特賜指揮寢罷惟忠新授恩命亦沮惡勸善之一
端也

詔只充都監差遣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門

十二月十五日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辰變異氣候差殊歲時吉
凶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國家固宜慎密而
防閑之也近聞高齊苗達等輩多於權要臣寮之門

出入無節深屬不便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
天臺元初約束條貫嚴行止絕免致惑衆生事天臺司

監常切 覺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官員聚
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該赦釋放當時
有勘官王翼於事外上言誣構遂貶經袁州十年江
淮六次恩赦子母萬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
各仍舊職任惟經未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惜
其遺才昨聞已降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處通
判僅已涉歲本院止今都未有開食貧羈旅深可憫

恤其人為性恬退未嘗自陳臣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寃滯甚傷和氣臣伏望聖慈特賜推恩牽復舊職或與江淮兩浙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係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民差遣其官員曾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徒者更不預選緣今京朝官中負數至多其間有偶曾犯上項公私罪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永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輕法宜矜恕臣伏觀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

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公私輕過便隔選差如湏合立定選格即仰本院別行詳定聞奏乃是朝廷欲得任官之法寬不遺才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乞所係三路選差去處京朝官曾犯私罪徒以上公罪至流方許隔下只是於元降指揮內移換公私過內杖徒二字為徒流字外別不衝改前後條貫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接獲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遺遺路宜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至斃路一云妻妾何張酷虐用他物毆

清海文獻
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赴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宰相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買客人珠子

月十二

十六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戢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有珠子約重五斤元計價錢三千餘貫却是知州任顯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來客人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行遣追索到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違條買珠犯罪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臣欲乞聖

憲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行以警貪猥之吏漸
有提刑司
差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豫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無士譽
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
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
允預選者號為登瀛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
下特賜宸斷罷豫恩命以被邪僥之黨激知恥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

使

至和二年
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

家杖殺女使本宅旬當人申報迎兇逃走病死不同
等緣廊近患心臟不安至今尚未痊損推辨寃獄須
籍得人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
中別選剛正強明有心力臣寮一員差替齊廊勘劾
所貴得見人命歸着人情不偏勘差張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

正月二
十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逆見僅及周稔至今
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砀長短所歷姦
犯其為謫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
陝右川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
必興此京房所謂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為災

沴復可惧也邇來岬嶠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才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益可駭也天燮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禍不然何以妖星謫變也早暵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各應粲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事業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夷狄畏服太平之風可翹之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

擇賢命相係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陛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竭節納忠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一就推究陳執中家女使海棠非理致

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事見於嘉慶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月八日已係開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痕損不少道塗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死然則臧獲雖賤其如性命非輕當與辨明以伸冤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朝廷耳

清獻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目之任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下嘉慶院制勘所以就
推究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所以示陛下明聖仁恕
不欲使一物失所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追照證斯役等輩宰臣
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緣詔獄之設朝廷所以
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攝干連之人執証照據則法
不得立事不得明究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
曲撓國政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欲伏望陛
下特賜指揮下陳執中允制勘所勾追合要照証干
連人等須得盡時發遣應付責免淹延詔獄騰沸以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
縊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隸
遺拒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
條追攝合要照証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
公議但酬私恩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駁且法者祖
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大足以
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
御不宜不慎惜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狼
愎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
占廝役遂爾中輟柰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

節負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立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固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禍之易招唯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

二
月
十

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狼懷私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察官失職之罪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誦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壞國體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

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克鞫真卿摘發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吳克鞫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交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儉巧而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擇非次

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之獄依道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誦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器者苗達劉并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柰何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讎嫌隙者攸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誑誤決人徒刑既自舉

清獻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
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
石民英勘入使臣犯賊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
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
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斷
罪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
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謹
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呂景初
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遠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
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
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

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臣諫之名者由執中也
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臣
嘗謂執中狼懷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陞
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入臣
之家恣行雲害雖減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
兒纔十三歲既累行捶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
體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蹠又海棠
一名因阿張打決逼脅遍身傷痕既而自縊身死後
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
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
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

亦悉鄙訥此執中酷害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
 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
 共恥執中惟薄醜穢門楣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史
 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其
 貧窘不一毫賑恤縉紳語及共所赦慚道途喧傳相
 與嗟惜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
 罷免八者柰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
 他是欲恩所未恩讐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
 然爾方今天文譎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
 官師衆多虜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
 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

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
 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
 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
 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
 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默
 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要者
 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
 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旒冕甘俟
 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刀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馬京候備
 注有閱吳中復侯臺官闕奉表

諫邪必復職知高
 軍吳充鞠真卿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

二月十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待
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論報主恩也伏
以萬機至繁朝廷至重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
之任係國家休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
下危矣伏望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覽
數四然後特賜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幸甚臣無任
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二月十日

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遊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
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為名民間
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衆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

子之類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

絕妖妄

下開封府禁止

奏狀論范鎮營球陳執中

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球執中緣鎮始自常
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
中今乃惑蔽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
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
幸甚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旦督刊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六終

廣文集

八卷之六

廿五



